

從黑奴到反奴者

史述

- 道格拉斯的奮鬥歷程

派垂克.亨利(Patrick Henry,1736-1799)，那美國獨立戰爭的金口演說家，慷慨激昂的喊出：“不自由，毋寧死！”的名言。不過，他沒有意思包括黑皮膚的奴隸們。

獨立宣言中說：“所有的人受造而平等”。但那是指白人說的。

以前的白人以為：黑人不過是活的“工具”；黑人“沒有靈魂”，雖然那不一定是誠實的懷疑。他們更謬解聖經，造出“含的咒詛”的說法，作為種族歧視的神學根據；又說甚麼有色人種的智商較低，不如白人聰明，作為假科學理論。

1817年二月七日，馬利蘭州特可侯(Tuckahoe,Maryland)一個白人的農場上，生下了一名黑男孩，當然他們歡喜，像馬生駒一樣歡喜，因為那是增加了財產和勞動力。像當時的許多黑奴一樣，他的身世不詳；不知道父親是誰，只知道是一名白人，母親海瑞葉(Harriet Bailey)是一名女黑奴。孩子接受的名字是 Frederick Augustus Washington Bailey。因為母親要作工，由祖母貝茜(Betsey Bailey)撫養。在六歲的時候，即被交給主人養活。後來改名腓德烈.道格拉斯(Frederick Douglass, 1817-1895)

腓德烈的主人敖勒得(Captian Anthony Auld)，在他八歲時，把他借給在巴勒摩(Baltimer)的弟弟修甫(Hugh Auld)。女主人蘇菲亞(Sophia)對待他很好，給他生平第一次有自己的小房間；蘇菲亞烹調的飲食很好，讓他同桌吃飯，對於他的小心靈，這都是不可思議的事。他覺得自己被當作人；那家的小男孩如同朋友，蘇菲亞是他記憶中最像母親的人。

蘇菲亞也教導他識字。有一天，她得意的告訴男主人，教導道格拉斯認了幾個字母的成績。想不到丈夫暴怒說：“你不知道，這是違法的事！讀書會敗壞世界上最好的黑小廝，使他永遠不適合於作奴隸。...如果你教他怎樣讀，他會想學怎樣寫；如果這些本事都給他學成，他就可以遠走高飛了。”

以前，他以為那是他的家；現在，慢慢體驗到階級差別。

以後，他果然學成讀書寫字了。由黑奴，而逃奴，而反奴在歐洲各地及美國，成為黑人的聲音，白人的良心。

當時，蘇菲亞委屈的接受丈夫的命令。她再也不敢教腓德烈了。但每當蘇菲亞在客廳讀聖經的時候，腓德烈總是在旁邊出神偷聽，一邊羨慕不止。有時候女主人偶然給他幾分錢，他就買糖果，當作“學費”，換取街邊的白孩子教他英文字母。

二年後，出於意料之外，腓德烈被送回農場上。因為老主人逝世了。他的兒子們分產業：奴隸也是產業，腓德烈歸於多馬·敖勒得(Thomas Auld)名下，腓德烈的姊妹們分配給別人。

現在，腓德烈又恢復了以前的生活：同黑孩子們睡在廚房的地上，幫助家中的雜役。

過了不多久，十歲的腓德烈，又被出借到修甫和蘇菲亞家中。巴勒摩，簡直是天堂！不，是到天堂之路。

在那裏，他似乎樣樣都滿足，只是不准讀書識字。主人孩子們的書籍，字典，都放在客廳的玻璃櫥裏，小心上了鎖；他可以從外面看，只是不能碰。有一天，他從外面拾了一片殘破的報紙，拿在手裏看，被女主人看到了；平常溫和的蘇菲亞，忽然變得冷厲說：“腓德！”然後，一把搶過報紙，丟在燒著火的壁爐裏，化為灰燼。這使腓德烈感到內疚，仿佛作下了甚麼錯事。

但他下了決心：我一定要讀書！

十三歲那年，修甫要他隨著去工作的造船場，可以聽差打雜，學些手藝。主日休息，則隨著蘇菲亞去教堂。在那裏，他聽到一個衛理公會牧師講道：“所有的人都必須在神面前悔改。世人都是罪人，不論大小，自由人或奴隸，要受審判。每個人，藉著耶穌基督，都能夠到神面前。”

他想：“我是罪人。我知道是真的。我恨人，恨那些拆散我家庭的，恨虐待奴隸的人。我不認識神。我不知道祂。該怎麼辦？”有幾個禮拜，他這樣內心不安。他跟伯特利黑人衛理公會的傳道約翰生(Charles Johnson)談起；約翰生告訴他，要禱告尋求神。腓德烈常常禱告：

神啊！你真的愛黑人嗎？

為甚麼他們要受苦？

你怎能愛那些傷害別人的白人？

你真的愛我嗎？你死也是為我嗎？

我沒有父親。你是白人的天父，也是我的天父嗎？

腓德烈幼小的心靈痛苦，沒有平安。他覺得不能自主，像一隻燈蛾，被吸引飛向光明的火焰。

在教堂裏，鄰座的老黑人問他：“孩子，你愛主嗎？”

腓德烈回答說：“我——我願意。”

“那就夠了。如果不是祂的幫助，我們絕不能的。你相信主耶穌為你的罪死嗎？”

“我相信。先生。”

“相信神要永遠愛你嗎？”

“是的。先生。”腓德烈忽然相信了。他感覺“把憂慮卸給神”，相信耶穌基督是誠心尋求者的救主，心靈得到解放。他感覺世界都改變了，周遭是新的希望。後來，他記著：“我愛所有的世人——包括黑奴的主人；雖然我厭惡奴役制度。我最大的心願是世人都悔改。”

他熱切的參加伯特利黑人衛理公會。每主日早起，幹完雜活，就去聚會，坐在那老人旁邊。老人勞生(Charles Lawson)是個得自由的黑人，堅定腓德烈對救恩的信心，成為這孤單孩子的導師，教他識字。他很喜歡跟“勞生伯”一起，禱告，唱詩，讀聖經，在知識和靈性上長進很快。

勞生伯把自己的舊聖經送給腓德烈，並鼓勵他說：“神要用你作很大的工作。”又說：“信靠全能的主，祂能夠使你得自由。”

腓德烈很快就超越他的教師。他從經文中明白了“自由”等字的意義，能讀聖經中的難字，比勞生伯更好。勞生伯趕馬車為生；那敬虔屬靈的老人，在駕車的時候，為腓德烈禱告，一生為他禱告。

他從主人的談話中，學到了“反奴役者”的名詞，也從報紙上讀到反奴役運動的信息，知道有些白人反對那可厭惡的制度。現任國會議員前總統崑瑞(John Quincy Adams)，接受貴格派(Quakers)的請求，要國會宣布奴役制度是與神為敵的邪惡，要求在首都廢除奴役。雖然這提案沒有得到國會通過，但證明北部有很多人認為奴役是邪惡的。他非常興奮。他從報紙上知道，原來美國有些州的黑人是自由的。為甚他不知道？

腓德烈認識的白孩子們，抱怨學校要他們背誦那些偉大的演講(Columbian Orator)；在他們反覆練習的時候，他聽了以為很動人，而大感興趣，就把給人辛苦擦靴賺得的五角錢，到書店去買了一本，託稱是為主人的男孩子買的。他刻苦自修，能夠讀聖經，聖詩，和撿來的零碎舊報紙，小冊，已經不容易了，現在更進一步！書中蘇格拉底(Socrates)，凱圖(Cato)，還有偉大的國父華盛頓(George Washington)，都稱讚勉勵自由，民主，仁愛，自制，勤勞工作。但影響他思想最大的是平翰(Caleb Bingham)的小冊“主奴對話”(Dialogue Between Master & Slave)，書中那奴隸的辯理是那麼強，結果主人讓他自由。

他知道沒有那樣好的主人。

好景不常，忽然青天霹靂，巴勒摩的生活告一結束。主人多馬，要十五歲的腓德烈再回到農場。

五年的分別，一切看來那麼不一樣。他講起話來，是正常的英語，黑孩子們笑他跟自己不同。更不可原諒的，是他同白人平目對視；因為他生得個子高瘦，有時還低頭看白人！

主人多馬敖勒得，感到威脅和麻煩要來。告訴腓德烈：如果不聽話，出麻煩，就把他賣到密西西比去。這想起來就害怕。誰知道主人的話是否當真？

有一天，主人敖勒得上尉夫婦去參加帳篷聚會，叫腓德烈也同去。主人悔改表示皈依了。但看不出在生活上有所改變。本來照衛理宗的規定，蓄有奴隸的人，不得作教會領袖；但他們幾乎立即給多馬作教師。

那裏的教會，有一個白人青年威爾生(Wilson)，知道腓德烈熟悉聖經，叫他幫助教導黑人孩子們。他們的秘密聚會，不

久就給“破獲”了。教會執事們和多馬敖勒得，率領警察來到“非法”的教室，搗毀他們粗製的寫字木板，趕散了學校。

1834年，多馬把腓德烈租給考威(William Covey)管教，為期一年。考威是有名的“黑奴馴服者”。他也稱為基督徒，因為熱心，全家到教堂；禮拜天總是給奴隸們吃得好，讓他們休息，甚至鞭打也可以延期到禮拜一。不止一次，為了些微小事，狠狠的鞭打他。有一次，他被打得狼狽，逃回多馬那裏，訴說考威傷害主人的“財產”，求留下可憐的腓德烈。但多馬說，租期是一年，必須得守信。腓德烈只好硬著頭皮回去。

不過，他總是遲延其行。餓著肚皮，在荒野荊棘叢中躲了兩天。有個黑奴散第(Sandy)經過，冒險給他吃了一飽。少年腓德烈，恢復了力量。

腓德烈回到考威那裏，恰是禮拜天。考威不和他計較，只吩咐他一些照管牲畜的工作，照常去教會。

禮拜天過了。腓德烈的刑罰來了。考威拿根繩子，要綁他在柱子上來好好鞭打一陣。但不防腓德烈情急拼命，同他扭在一起，相持不下。考威喊附近的黑奴來幫助制服腓德烈；但有的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有的借故走開。最後，考威只好放開腓德烈，叱喝說：“去作工吧！如果不是你反抗，就不會挨這頓鞭打了。”腓德烈心中暗笑。其實，考威一鞭也沒有沾得著他身上。也許，考威為了面子；但那又何必證明或爭辯呢？

那年再沒有別的衝突。第二年，多馬把他出租給附近的扶瑞崙(William Freeland)，一個和善好脾氣的農場主人。扶瑞崙給他不少工作，但有足夠的食物吃，充分休息，也有醫藥照顧。那年是腓德烈奴役生活最好的一年。次年，又續約一年。

扶瑞崙並沒有宗教信仰。旁邊的兩家鄰居，都是牧師，他們都蓄有奴隸。每到禮拜一，牧師照例鞭打奴隸，算是預防慣壞了的措施。

在扶瑞崙家，腓德烈有時間讀書；到教堂去，或教導別的黑小廝讀書，扶瑞崙也寬容他。腓德烈教導幾個孩子，並成了那小群的領袖。

當他們一起的時候，互相鼓勵，越來越覺得自由的可貴，竟然計畫結夥乘小船偷跑。在最後一刻，不知誰出賣了他們，幾名警察同著主人們來，把他們逮捕了。哪知，為首的腓德烈並沒有挨鞭打，只監禁了七天，主人多馬來領他出去。

據說，那天夜裏，多馬睡不下去，自己繞室徘徊，想要不要把他賣到南方；最後，到了早晨，對他說：“腓德，我還是要你到巴勒摩去，在那兒可以學點手藝。如果你安分守己，到二十五歲的時候，就給你自由。”招呼他上車，載他去了碼頭。他仿佛是在夢中，回到修甫的家裏。

修甫帶他去造船廠作學徒。到藝成後，腓德烈作了技工。每週發的工資，要繳給主人；然後自己得幾角錢零用。腓德烈那時已經長大了，向修甫要求，給他外面租工舍住，食宿之外，按時照繳工資給主人。想不到修甫竟然答應他。這樣，腓德烈勤勞工作，又另外兼作夜工，想自己儘快積些錢，作遠走

高飛的打算。夜晚空暇，就去學小提琴，並教聖經給文盲的黑人。這樣，他認識了一個女奴，名叫安娜(Anna)。

安娜不善讀書；但對腓德烈以身相許，並把辛苦積蓄的幾塊錢，全部交給腓德烈，供他逃走需用，並且為他禱告。

機會到了。腓德烈穿上水兵裝束，借得自由黑人的證件，在火車上買票，再轉乘汽船，到了自由的非拉鐵非。

腓德烈到達紐約那天，是1838年九月四日。感謝神，終於自由了！他口裏唱著：“迦南地，迦南美地！”

他一生緊記不忘。

那天一整天，他儘情的呼吸自由空氣，自己歡欣慶祝，忘記了吃飯。

到了晚上，無家可歸，露宿路旁。有個好心的老水手，給他飽餐，並留他住宿。第二天的早晨，更帶他去到一個專幫助逃奴的“地下鐵路”領袖那裏。羅歌勒(David Ruggles)夫婦收留他，並安排人為他帶信給安娜；不久，他們成功的偷運安娜出來，又請了一位牧師來，就在那裏，二人結為夫婦。

他們告訴那雙新夫婦，紐約並不是最安全的地方；建議去麻州貝德浮(Bedford, Massachusetts)，那地方居民多是貴格會的人，對逃奴極為友善，又恨惡追捕逃奴的人。

在貝德浮，腓德烈夫婦果然受到友善的接待和保護。有個自由黑人拿單·約翰生(Nathan Johnson)，建議他們最好換個姓名，於是他們成了腓德烈和安娜道格拉斯(Frederick & Anna Douglass)。腓德烈找到了修船的工作，而且成為有好聲譽的工人。他們有了自己的小房子，後院可以種菜。他們的第一个孩子生為自由人。他們參加一個小的錫安黑人衛理公會，借用學校聚會。腓德烈為堂役，書記，招待員，和助理講道人。

有一次，他去參加社區的教會。牧師要他講述為奴隸的經歷。腓德烈慷慨激昂的說：“這是我的國家。我是美國人。我沒有犯罪；犯罪的是奴役制度，得罪我。”那次聚會中，有好些白人。他講的話，被發表在反奴的報紙解放者(Liberator)。那報紙的編者蓋瑞生(William Lloyd Garrison)說：“歧視有色人種是背叛神！”

1841年，麻州反奴役協會(Massachusetts Anti-Slavery Society)在南圖開(Nantucket)開會。腓德烈去參加，為了要聽反奴名人演講。富有的貴格派會員柯芬(William C. Coffin)曾聽過腓德烈講話，見到他十分興奮，一反當時黑白分離的慣例，在全場成千的會眾注視下，同他挽著臂走進會場，並且告訴主席，邀請他即席演講。腓德烈同意了。當他走上講台時，不免緊張；但隨即激動的真切的陳詞，使全體受感動。蓋瑞生當場問會眾：“這是一個工具，奴才，或是人講話？”

群眾喊著說：“人，是人！”

“在基督教國家的土地上，這樣的人應該作奴隸嗎？”

“不，絕不能！”全體都成了激動的廢奴運動者。

反奴協會主席柯林斯(John A. Collins)立即要求他作反奴協會的代表。腓德烈答應了；但怕舊主人會找他的麻煩。柯林斯說：“你背上的傷痕，是最好的證明書，可以給奴役制度致命的打擊，我們沒有誰能比得上你。我們都是你的朋友，會晝夜保護你，誰也不能對你下手。”這樣，腓德烈同意先試三個月；然後，協會堅要永遠聘請他。腓德烈並不著意薪水，而是以摧毀奴役制度為畢生職志。這是神對他的呼召。神要用他。

那時代，即使自自由的各州裏，種族歧視仍很嚴重。在白人同志伴同他演講的行程中，腓德烈常被拒絕乘頭等臥車廂；腓德烈安然接受；但他有的白人朋友，也陪他睡在貨車的棉花堆中。他們向鐵路總裁抗議：“你們准許貴婦們帶狗和猴子坐頭等車，卻不許道格拉斯這樣的人進去！”他不得同白人同進餐廳用餐；白人朋友和他一同離開。大旅館不給他房間；他們儘量想法住在反奴同志的家裏。

在演講的時候，他們一同受到人的反對，丟臭蛋，挨打；但往往到處有成千的人擁擠去聽。他們要聽那作過奴隸的人親口見證，很多人大受感動。

腓德烈的英文和演講才能太好了，有人甚至不能相信他是未受教育的奴隸。腓德烈決定把他的故事寫一本書，就是後來的腓德烈道格拉斯生平記述：一個美國奴隸(*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: An American Slave*)。他有些得意的想：修甫·敖勒得不准我識字，現在我寫書！

不過，他到底不是那麼自信，拿手稿去徵求朋友的意見。菲力浦(Wendell Philips)看了說：“這確是傑作。不過，如果是我，就把那書燒掉！”

腓德烈明白了他的意思。為反對奴役制度，必準準備冒危險，付代價。他決定了。菲力浦建議：在書出版引起激烈反應的時期，腓德烈最好去歐洲走一趟，避避風頭，也好聯絡那裏的反奴同志；因為在英國，已經成功的廢除奴役。

道格拉斯生平到底出版了，並且盛銷一時。後來增訂再版為腓德烈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時代(*Life and Times of Frederick Douglass*)。書中滿有指責假冒為善宗教和悲慘奴役制度合流的苦水，神卻使它成為活水的江河。

1845年，腓德烈道格拉斯由他朋友蓋瑞生和柏豐(James Buffum)陪同，搭乘坎博瑞(*Cambria*)號遠航大西洋。在船上，他可以在餐廳同白人混合用餐。船長請那位有名的乘客演講奴役制度。有些來自美國南方的人反對，喧嚷著擾亂。船長周欽斯(Captain Judkins)瞪著他們說：“坐下！我不准在我的船上混亂無法！是我請道格拉斯先生演講，不願聽的人，可以自由離開。有誰胡鬧，我要給他加上鐵鏈。聽清楚了嗎？”

道格拉斯一路順風。但那些不滿的乘客，到了英國登岸，寫信給報紙編輯抗議對他們的待遇。發表之後，更激起英國群

眾的情緒，成為給道格拉斯的免費宣傳。他會見了英國的政要，有多位國會議員，其中有迪色列(Benjamin Disraeli)，是未來的首相，對他極為歡迎。從那裏，他繼到愛爾蘭。都波林(Dublin)市長特設宴款待。他也到蘇格蘭，教會領袖們對美國的反奴運動表示支持。英國偉大的反奴先鋒克拉克生(Thomas Clarkson)，已經是八十七歲的高齡，為他祝福說：“願神賜福你，道格拉斯先生！...你一定要繼續努力，直到這悲慘世界上的奴隸們完全自由。”

腓德烈在英國有完全自由，是他最快樂的時期。但他離家已經一年，想念妻子和兒女。英國的反奴運動者，要他延長居留，周游演講。蓋瑞生也認為應該如此；柏豐同意，先回去照看安娜和孩子們。這樣，腓德烈可以住到次年春天。

英國反奴的朋友們，極同情腓德烈的遭遇；特別是一些熱心的婦女們，其中有的是貴族夫人。他們捐集相當多的錢。有一個貴格派的女校校長愛倫·瑞查生，同著嫂嫂安娜(Ellen & Anna Richardson)請求腓德烈接受朋友們的熱愛，自己他贖得自由；這樣，可以不必再為安全擔心。愛倫的哥哥亨利是律師，可以代辦一切手續。美國反奴協會，認為是違反原則不可接受；但腓德烈以為那就像被強盜綁架，被害人交付贖金，換取自由安全，並沒有甚麼問題。於是他接受了。

1847年，腓德烈·道格拉斯自英國回美。他是自由人了。

英國朋友們的贈款，不僅使他能付出1,250美元的高價贖身，還可以有餘，設立一個報刊。美國反奴協會的朋友們，認為不該分散另設報刊。不過，腓德烈以為白人雖然同情反奴，但和黑人立場到底不完全相同，另有喉舌確實必要。同時，在離國二年期間，協會並沒有充分照顧他的家庭；是靠安娜給人縫製衣服，才勉強維持度過。而且蓋瑞生等人，認為應該只從宗教和道德方面反奴，不涉政治；而腓德烈和另外的朋友，則認為不僅反奴，要達成廢止奴隸目標，不能完全不顧政治。

為了避免跟紐約的反奴協會衝突，北極星(North Star)後改名為腓德烈·道格拉斯通訊(Frederick Douglass's Paper)在紐約州洛徹斯特(Rochester)出版了，腓德烈也移家去那裏。從1847到1860年，腓德烈經歷到出版報刊的困難：不僅要編輯，寫作，還要管理，印刷，推廣。英國反奴的朋友們，提供四千美元的鉅款開辦，更有迪克(John Dick)，並歌睿菲慈姊妹(Julia & Eliza Griffiths)，遠道來相助；兩白人姊妹竟然還在腓德烈家同住，是何等破天荒的奇事！

1848年，腓德烈在北極星發表“給舊主人敖勒得的信”(To My Old Master, Thomas Auld)敘述悲慘的奴隸生活，在結束時說：“我歡喜能有權教導你人類如何彼此相待。我是你同類的人，卻不是你的奴隸。”

腓德烈歡喜同新識的這些異族同道交往，有了他們的仗義相助，他得到時間出去旅行演講，推進反奴事工，協助逃出的奴隸，並且推動戒酒，婦女權利，及種族平等，並在美國華人

的權益。他為了呼召和理想，每天的工作時間長久，極為辛勞。美國的反奴分子如：司陶夫人(Harriet Beecher Stowe)和富有的商人司密慈(Gerrit Smith)，也是支持他的同志。

腓德烈另有個同志，是美國白人為反奴信念而殉道的布朗(John Brown)。他們都相信：神沒有死，所以要盡力反奴役；相信奴役的罪污，必須要用流血洗除。但1859年，布朗莽然無望的起義行動，腓德烈絕不贊成。可謂志同道合。

他們的預言應驗了。為了蓄奴和反奴的信仰不同，美國竟然發生了殘酷的內戰。自1861至1865年，腓德烈是林肯總統的顧問，還招募了兩個(54th & 55th)黑人軍團。

1863年一月一日，林肯總統發布解放黑奴宣言。全國黑人感恩慶祝。道格拉斯為廢除奴役的理想而奮鬥，看到了初步的果實。

1865年三月四日，林肯宣誓連任總統，腓德烈參加了典禮。但他受邀參加晚間的宴會，卻被安全人員擋駕。剛好看見所認識的總統侍從，腓德烈招呼他報告總統；林肯才立即傳話請他和同伴進去，可見種族歧視仍然存在。總統特別招呼說：“我的朋友道格拉斯來了。...你對我的就任演說有何意見？”

腓德烈說：“那是神聖的巨作。”林肯和他都沒有受正式教育；二人也都熟知聖經；所以腓德烈能夠道出演說的精神和語詞來源，也是最適切的稱讚。

四月九日，南方邦聯正式投降，全國慶祝復告統一。

四月十五日，林肯遇刺逝世。

失去偉大的領袖林肯，復建進行並不理想。作為民權運動領導人，腓德烈繼續努力爭取黑人投票權，婦女投票權。他認為“黑人不再是個別主人的奴隸，卻仍然是社會的奴隸。”他雖然沒有進過一天學校，卻常受邀請在大學畢業典禮上演講，成為最顯著的黑人領袖。他又勉強受任新紀元(*New Era*)的總編輯，那是一個黑人民權運動的報紙，他辛勤的熬夜工作。

1877年，赫斯(Rutherford B. Hayes)任命腓德烈為在首都的司禮官(Marshal)。是美國黑人第一個任顯要的職位。

腓德烈去探訪妹妹伊莉莎白，並見到病榻上的舊主人，多馬敖勒得。他並不是衣錦榮歸，更不是快意恩仇，而是同多馬消釋舊恨。問起舊主人在他逃走後的感想如何。多馬說：“如果是我，也會照樣作。”又流淚說：他從來不喜歡奴役制度。知道腓德烈太聰明了，不會久為奴隸。腓德烈承認：他在寫的書和“給舊主人的信”中，對多馬有責之過苛和不公的地方；“我們都是社會文化的奴隸，也都要見造我們的主。”

1881至1886年，腓德烈改任注冊官。

1882年夏，伴隨他四十多年的賢妻安娜去世。1884年一月，腓德烈召一名職員來，取得結婚證書，年近古稀的道格拉斯同他的白人女職員海倫(Helen Pitts)結婚。那時，黑白通婚是駭世驚俗少有的事，如果生了孩子，要叫作“莫賴託”(Mulatto)；女方堅決主張廢奴的父親，臨到自己受考驗，竟拒絕腓德烈進門。因為主張廢奴，讓女兒參與工作是一回事，

通婚是另一回事。只有少數親友，向新夫婦道賀。但他們夫婦安之若素，生活快樂。

1889至1891年，腓德烈派駐海地外交代表兼總領事。

1895年二月二十日，腓德烈道格拉斯去世。他到底進入了迦南美地。成千的群眾來瞻仰遺容，並給他送葬。在所有的黑人和他們的後裔中，再沒有一個是奴隸。

從奴役制度，到民權運動及反種族歧視，是一段漫長崎嶇的路程。走在前面的開路者，值得我們崇敬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